

绣屏缘

绣屏缘

中国古典小说大系

绣屏缘

苏庵主人 轶

序

晋人有言：情之所钟，正在吾辈。顾言情，而不悉情之所由始，则流而为放荡，为妖孽，为因果报应。甚至山魃木魅，得探花月之权；村妇田夫，竞效江皋之赠。任情之误，等于无情，是岂人之所为哉！小说家掇拾残编，秽言狼籍，然犹沾沾自喜以为情在，于是进登徒而訾宋玉，良可憾已。苏庵逸才旷识，迥异凡流，鉴巴里之陈言，诚恐情怀汨没，沉埋欲海，于是分江郎之梦笔，写焉卿之清琴，力扫颓波，独呈新藻，怜才好色，自有其真，使千古幽情不致沦于暗汶。而世之观斯集者，恍然与玉山璧月，相对忘言，方抱形秽之惭，又何暇萌诲淫之念；故绣屏往事，软障新缘，不为胜业坊之薄幸，遗恨脱鞵，不为章台路之失节。复申投盒，当其屏间一梦，彼瑀枝相契，已超寻常渔色之流。逮失竹里数言而玉质守贞，遂同仙岛埋名之什，则夫玉环之情而正也，李荅之情而顺也，素卿之情而侠，绛英之情而节，蕙娘之情而智也。古今情种，萃集一屏，非才子不足以当之。盖天下有缘，则有情，有情则缠绵不已。此皆慧男女之所为，非可与村夫浪子言也。昔子于云，慧则通，通则流，兹集所录，殆子于之意耶。从古无无情之人，亦无无缘而致情之事。苟情有所属，缘有所期，置生死于浮云等，具文于草菅。即或履危蹈险，天必报之以坦途。理或宜然，情有必至。余惜世之不知情者多，而犹假情以文过是，则为妖、为孽，无德而非果报矣。遑问绣屏之知己哉，是为序。

康熙庚戌端月望美香主人题于丛芳小圃之集艳堂

百宝屏梦中门艳 第一回摇一生石天外寻芳

诗曰：

千里红丝系碧环，美人家住最高山；
分明有个司花吏，一段春情莫等闲。

自古道才子多情，佳人薄命，这句话，一正一反。那才子是有才学的，识见精明，得知古往今来，许多好事，决不是资性刻薄，把六亲眷属都看做陌路之人。这段情意，天生带来的，不消说得。至于佳人薄命四字，全然不晓得世事的，说出这句话。自古真正佳人，命决然不薄。你道为何不薄起来？西施见辱于亡国；昭君困抑于画图；绿珠堕粉于高楼；太真埋环于荒驿；这都是命薄所致。

我看官，却不知他只为命好，所以有此遭际；若是命薄，求也求不到这个地位。怎见得他命好？世上有了几分姿色的，偶然嫁得个斯文财主，做了财主婆，生男育女，不上几年，奄然去了。世间这样妇人尽有，那里记得许多？譬如植名花于幽谷，自开自落，何从见得他好处？惟是颠连困顿，经一番亡家丧国之苦，见得他的，无不起爱惜之心，闻得他的，也还有垂怜之念。就得到几千百世以后，知他名字，想他形容，说道：“我若遇此等佳人，便要如何爱护，如何怜惜，那舍得一旦云收雨散。”这条念头是人人有的。那个佳人，就享得半生富贵，已传下万载花容，岂不胜人百倍？如今做小说的，开口把“私情”两字说起，庸夫俗妇，

色鬼奸谋，一团秽恶之气，敷衍成文，其实不知情字怎么样解，但把妇人淫乐的勾当，叫做私情，便于情字大有干碍。不知妇人淫乐，只叫得奸淫。今日相交一个，明日相交一个，那算得是情，不把此道相交便称贞节，直至阴阳交遘，就是私情。是所重在方寸之间，与情字大相悬涉，甚至有止淫风。借淫说法之语，正是诲淫之书。人即无情，流为报应，此皆不讲得情字明白，到把“佳人才子”四个字，看得坏了，故有此话。

自古佳人才子，不知经历几千百年日月之精华，山川之秀气，鬼神之契合，奇花异木，瑞鸟祥云，祲符有兆，然后生将出来。正如宝贝一般，二美具合，就是不着身不干这件勾当，也要一心想契，生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情之所钟，若鸳鸯交颈，分拆不开，鸳鸯岂是惯要打雄的。盖谓情上分不散，故此把他比人家夫妻之谊。树有连枝，花有并蒂，尽是如此意。切不要把“私情”二字看坏了，反做出许多无情之事来。不信，但看青陵台畔，魂魄依然，只闻地下有报淫之条，不闻天上有多情之律。吾且把一桩实事，演作话文，教天下有情的，自然感动。正是：

不入巫山留夜梦，怎知神女化朝云。

当初隋文帝时，曾造一架屏风，赐与义成公主。其名唤做虹霓，雕刻前代美人之形，各长三寸许。其间，服玩之器衣服，皆用众宝嵌成，水晶为地，外以玳瑁水犀为押，种种精妙，迥非人工所制。延至唐朝，太宗得之，藏于内府。到玄宗时取出，赐与太真娘娘。太真归其兄杨国忠家，带此屏风，安于高楼之上。一日国忠偃息楼上，方才就枕，屏风上诸女，悉到床前，各通名姓，又歌又舞，半晌而去。国忠醒

来，怕是妖怪，急令封锁楼门。禄山乱后，屏风存在宰相元载家，自后流落世间。至宋朝又取进宫中，高宗南渡，带到临安。元朝代宋，屏风为赵氏宗室所藏。

元顺帝时，杭州府钱塘县，有个赵员外，乃是宋度宗第五世裔孙。他夫人只生一子，名唤赵青心，号云客，生得貌似潘安，才如子建，年方一十八岁，已是无书不读，名冠学宫，真个青年俊雅，自己道是天下第一个风流才子。只因赵员外家财丰盛，婢妾尽多，这些云雨意件件都晓得。赵家房婢，见那赵云客生来标致，那个不要亲近他？所以年纪虽不多，只有这件事，便如经惯的一般。但是他立心高旷，从小气质，与凡夫不同，常愿读尽天下第一种奇书，占尽天下第一种科甲，娶尽天下第一种美人，凡遇世间第二种事，他却夷然不屑介意。

一日，到员外后房闲玩，有些宝贝，他都不留心。只看见屏风一架。那是前朝相传下来的，就是雕刻历代美人的叫做虹霓。只因员外是个宋朝宗室近支，故此有异物。云客心上暗想道：“往常在书上，看出古来许多美女，每称绝代佳人，令我终日思慕，不想这屏风上的雕刻，一发工巧非常，便与员外讨此屏风，张在小书房内。不面铺着一张紫檀小榻，锦衾绣褥，独宿其中。”

那里晓得屏风上的美人，通是灵异的。在先历代所藏，只看做是个宝贝，偶一展开，即便收好。只有杨国忠楼上一睡，吓得冷汗直流，以后从不曾近人的精气。那赵员外不知其故，便听儿子把那屏风伴宿。只见赵云客暂时摆在小书房内，便像过了美人气的，心上欢欢喜喜，把一对象牙高照，点起通宵明烛，又把一个古铜香炉，烧些上号好香，也不要

家童服侍，也不要婢妾往来。只为他是才子气质，手中不离书本，又得了屏风这件宝物，一头看书，一头把屏风上的美人看看，连牵二夜，不曾上床睡，到第三夜来，眼内昏昏沉沉，虽然点烛烧香，也就上床睡了。睡到三更时分，原来屏风上美人感了云客的精神，就如天上差遣下来的，一个个舞袖翩翩，要与云客相会。云客似梦非梦，看见众美人围床侍立，如花簇锦，不觉神魂飘荡，只道梦中遇着这些仙子，意忘却自己屏风上有这几个画图，说道：“众仙子忽然降临，莫非与小生有缘在此书馆相会？”

那美人不慌不忙，各自陈说名姓。也有说是虎丘山下，馆娃宫里来的；也有说是手抱琵琶，身从马上来的；也有说是琴声感动，坊边卖酒家的；也有说是采药相逢，山上折桃花的；也有说是宫中留枕，寄与有才郎的；也有说是青璫偷香，分与少年的；也有说是为云化雨，梦中曾相遇的；也有说是似雾如烟，帐里暂时逢的；也有说是吹箫楼上，携手结同心的；也有说是侍晏瑶池，题诗改名姓的；也有说是身居金谷，吹逐恨无情的；也有说是掌上五盘，裙衫留不住的。其他离魂解珮，纷纷不一，说道：“吾等乃是历代有名的国色，当初被一异人，雕刻形象，感郎君精神相聚，故此连袂而来。”云客听知此话，一点心情，就被他收去了。美人又道：“昔日薛昭遁入兰昌宫，与三位女子相遇。其时以骰子掷色，遍掷云容张氏采胜，遂命薛郎同坐，得荐枕席。今夕共会，不谓无缘。”命侍儿罗列肴馔，珍馐百味，充满于前。云客口虽不言，心中提起平日所慕，不想就遇着这等好事，岂不快活？其时众美人亦把骰子掷色，内中一个掷子六红。众美人笑道：“此夜赵郎同会，掷色胜的，今宵先尽繾

缦。”当下赵云客情兴勃发，便同携手，走至僻处，相与分衣解带，弄得半死半活，忽然睡觉，美人影也不见。

却说屏风上诸女，原是灵异之物，那赵云客在美人图上，真切切的，天遣他看见这屏风，暂时一遇，也晓得古来美女，并不是涂脂抹粉假做标致的，一至死后影响也没有得。他是个天上星宿，海外神仙，偶然投在下界便做个出类拔萃的美人，及至身后留名，即是个神仙行径。闻得自古有个画工，画一幅软障图，那是南岳夫人形像，吩咐一士人叫他名字，唤做真真。叫了百日，那画上的便活起来，下来与他做夫妻，生一儿子。后来士人疑他是个妖怪，他便携了儿子重到画轴上去了。这样事，都是美人的灵异，与屏风上一般作怪的。

那赵云客自一梦之后，心内时时想念：“只说天下才子自然有个佳人配他，我这梦中一弄，也是前世美人，三生石上，极大的缘法。只是身子困乏异常，若后来真得了佳人，情意正笃，终日如鱼得水，消得几时工夫？怕不做个色鬼？”他也虑得周到。谁知天生这个才人后面，自应有些遇合，全然不消虑得。赵云客隔了几日，再往到书房中看看。不想他的一生知遇，正在这一看里头，岂不奇怪？

评：

苏庵深怪坊间俚词恶说，挑葱卖茶之人、爬灰括钁之妇，动称私情两字。无怪乎小说之淫秽乱伦，可羞可恨也。此回把古来美艳视为神仙，便与私淫者，自然迥别。看得情字郑重，则一花一草，皆有关系，海外玉真应称知己。

第二回 哑诗笺一生情障 真心事三段誓词

诗云：《拟李玉溪无题》

窥镜无鸾迷，分钗小燕低；
崔徽曾入画，弄玉未为妻。
香雾三更近，花枝二月齐；
含情无限思，婉晚绮窗西。

却说赵云客走到书房中去，把屏风从上至下，细细看个不了，说道：“不知他美人有情，骤然发此灵异。又书知因我有情，便想像他出来，为何从无此梦，一到书房中睡了，就生出这等奇梦？”把两只手在屏风上，摸来摸去，谁知天大的缘法，一摸就着手了。那屏风虽则是个宝贝，却也年岁久远，这接缝里边有些不坚固。始初藏在静处，只当得玩器一般，如今被云客摩弄一番，头上便露些细缝。云客将他一拍，只见屏风上边一块水晶地，便落下来。云客呀然一笑说：“原来是不坚固的，被我弄坏了！”把空处一张，那晓得里面隐着一幅白绫细绢，便把指尖挑将出来，仔细看他绢上，好一首旧诗。一个红图书不知什么意思，且将这诗句念了一遍：

浓香娇艳等闲看，折得名花倚画栏；
无限心情莫惆怅，琵琶新调自盘桓。

又将这绢上的印子，看了一回，方才悟出他的根由。那是当时杨太真娘娘，放在宫中时，自隋文帝到唐开元，已自

有年。想是那屏风也曾坏了，被太真娘娘修好，把这幅诗绢，嵌在其中，当个记号。怎见得？只看印子上的字，却是“玉环私印”四个字，印得分明。赵云客是博古的人，晓得玉环是杨太真小名，又道太真时常爱弹琵琶，便知道这个缘故。也把自己的名字，印子印一个在后面，恰好两个印子，红又红得好，印又印得端正。人只知屏风是个宝贝，不知那首诗自唐至元，有五百余年，也是一件古玩了。云客自负有才，见别样珍宝，偏不喜欢。见了这首诗，又是古物，甚加爱惜。即把他来佩在身边。却将水晶仍旧嵌好，就在屏风面前，朝了这些雕刻的美人，点起香来，罚个誓愿，说道：“我赵青心是个天下有情人，自今已往，但遇着天下绝色佳人，不论艰难险阻，便可结一个生死相同了。只是有三件事，不愿从得。第一来，不要妇人搽一缕粉，点一毫胭脂，装一丝假发，做个假髻美人先入宫之计；二来不要有才无貌，有貌无才，应了妇人无才便是德之言；三来不要六礼三端，迎门嫁娶，叫做必待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的道理。”

看官，你道这三件事，他为什么不从？只为世上涂脂抹粉的尽多，像个鬼使夜叉一般，见了人，便把这些假东西一一装在头面之上，及至真正本色，看不上一二分。有等痴人，便道他装得好，不知搽粉之白是死白，涂脂之红是呆红，金珠围绕是假髻。若是把他本身一看，不是笑，定是恼，那讨得好处来？真正绝色佳人，就荆钗裙布，蓬头乱发，自有一种韵态嫣然。西子捧心，岂是妆娇做媚？大凡世上，假事定要露一分贱相。赵云客是聪明人，所以头一桩，便绝这项。

从来倾国倾城，必定能诗能画，若只有貌无才，出辞吐

气，自然粗浅。道学家只道妇人识字，恐怕有些走漏。如今世间识字的少，走漏的到多，这又是什么缘故？所以才貌兼全，方为至宝。但是迎门嫁娶一节，礼法所重，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，自古皆然。不知赵云客想着甚的，顿然改了念头，把周公之礼，高高搁起，怎晓得这正是聪明人，识得透的第一件有情妙用。

你看父母作主，媒人说合，十对夫妻定要配差九对。但凡做媒人的只图吃得好酒，那管你百年谐老之计，信口说来。某家门当户对，父母是老成持重的，只思完了儿女之债，便听信那媒人了。有时麻子配了光面，有时矮妇配了长人。最可笑的，不是壮，定是瘦，穿几件新衣服，媒婆簇拥，也要婀娜起来。后来做一年半载亲，一件不晓得，提起婢妾一事，便如虎狼心性，放出吃人手段，甚是利害。所以世上夫妻，只因父母做主，再不能够十分和合。男要嫌女，女要嫌男。云客思量此话，必定有些不妥，不如放下礼文，单身匹马，往各处寻花觅草。倘然遇一个十分称意的，只把一点真情为聘，就好结个恩爱同心了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赵员外因儿子长成，欲要与他攀亲，知道儿子劣头劣脑，又因是个钟爱之子，不好轻易央媒，说合亲事。那一日，见是云客走到面前，说道：“你在书房读什么书？我见你渐渐长大，要与你娶一房媳妇。这也是姻缘大事，自然有个配合的。只是你终身之计，还该向上一步。如今世上，那个不是趋炎附势的？我看这些少年朋友，略略识几个字，各处拜门生、结文社。遇着考试，进场后有了靠托，说道头名，定然是我榜上真个应验起来，也是有趣的事。况你新进学宫，文才本领不如于人，何不出去与那些钻求名利的朋

友，结交一番，待到大比开科，图个出身高第，也与祖宗争些体面。”云客笑道：“那些钻求名利的朋友，只好杯酒往来，若要他意气相投，千百中难得一个。”说便是这样说，毕竟平日间有些小朋友。只是云客才高意迈，又兼得了屏风上滋味，念美人的意多，图功名的意少。

适值正遇春时候，那杭州西湖上，是千古有名的好耍子处，画船箫鼓，那一日没有？当日苏东坡有诗二句，说得好：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

据他说起来，这西湖却是晴也好雨也好，只除是求田问舍争名夺利的，不曾领略山水之妙，错过了多少光阴？其余那个不晓得？云客忽然想起来，那西湖上美人聚会之所，何不拉几个朋友，备一只好舡也到此处看看。若得遇着有情的，何消父母之聘，我自会娶他。当下告过父亲，只说要到西湖上结个文会，员外就听依了。酒米银钱，一色齐备。又托一个老成家人，叫做赵义看管。那时云客往外边约两个同窗朋友，都是秀才。一个姓钱名通，号神甫，一个就是云客的表兄，姓金名耀宗，字子荣。那两个朋友，通是钱塘县有名的财主，因云客也是个富贵家公子，所以这两个时常往来。

彼时云客一同下船，琴棋书画、纸墨笔砚、图书印匣等项，俱带了去。那是斯文人的行头，有等衙门里人，或是清客，出去游玩，必定带笙箫弦管，或是双陆纸牌。斯文人出门，只带些琴棋书画为游戏之事。只见云客同两位下了船，船内铺设得齐齐整整。又摆上一桌果酒，与二位吃到半酣，云客说道：“我们三人未到西湖，先有一段西湖的景致在心

上。如今各人先要做一首想西湖诗。”怎么叫做想西湖？不是真正想着西湖许多大、许多阔、许多景致，但是有的人，各自有一段心事在腹内。若到西湖，遇景情深，便把一生的心事，发舒出来，这便叫做想西湖。

云客倚马高才，一挥而就，却是专说自己的心情。诗云：

十年梦境尽繁华，月姊星娥隔绛纱；
翠羽墙东邻宋宅，郁金堂北是卢家。
马嘶暗逐多情草，燕剪低随解语花；
今日温思湖上望，莫教只只是天涯。

钱金两人，于做诗一道，原不十分讲求，因见云客先做一首，又催他共做，只得搜索枯肠，凑成几句，虽非风流俊雅之言，却也到有些意思。

钱诗云：

二人今日想西湖，湖上题诗无日无；
俗客最能通者也，书生到处念之乎。
忙中易老皆名士，静里忧贫是仆夫；
勉强斯文还自笑，不如高卧并提壶。

金诗云：

九儒十丐尽趋时，也逐西湖学做诗；
笑我浪吟羞北阮，诸君何苦效东施。
平生意气惟耽醉，今日相逢且自痴；

子荣苦吟六句，说道：“如今做不出了。还记得少时念的古诗二句，就把他续成一律，装个名士体面。”

富贵不淫贫贱乐，人生到此是男儿。

云客见他两人俱已完诗，赞道：“二兄天才高妙，反觉

小弟绮靡之句，未免飞卿柔艳。只是小弟一向有句心言，不曾说出，今日二兄在此，可以细谈。”钱神甫道：“赵大兄，莫非指望考试，要钻个头名么？前日总管平江路浙西道钱兵尊观风，小弟偶然求乡里一封书，就考个第二，小弟连忙送他一副套礼，便认起同宗来。兄若有此意，只消二百余金，也求他嘱托一句，这是极便的门路。”金子荣道：“何消如此费力？只求本县李老师做头，写封公书，也就有用了。”云客笑道：“那功名之事，小弟全不挂心。平日思想起来要做人家，小弟这样也够用了，不消再做得。就是功名一节，自有个大数，便迟了几年，也不妨事。只是我辈在少年场中，风流事业等不得老的。”神甫笑道：“原来未曾有尊夫人，这件就叫做心事了。小弟近日颇有娶妾之意，被拙荆得知，面也抓碎了，房里的粉匣肥皂都打出来。幸得老兄不曾遇此等苦，方说得那样心话。”三人大笑一番，看看的路近西湖，不知西湖上那样风光。看官慢慢的吃了茶，再讲。

评：

屏中一诗，淡淡说来，已埋全部关节，绝无斧凿之痕。千古以来，惟假者不能混真，偏者不能胜全。虽极力装点，终有砭砭鱼目之诮，篇中一一指出，深足快心。至如配合一段，名言凿凿，更觉周礼害人不浅，未言名士气习。苏庵特逞笔作余波耳，非有实意刺人也，读者知之。

忆书此回时，斜月侵几，篆香萦幕，蛩声切切。顾影萧然，瓶有残醴，举杯自贶。因飞余默，得六绝句，附笔于此，以志余情。自记：

马嵬

梨花树老佛堂空，从此高山不可通；
摘尽荔枝无并蒂，断肠心情雨声中。
驿里谁言负圣恩，女牛私誓至今序；
国家多少兴亡事，玉辇何须恨剑门。

明妃

当时天子重边疆，马上胭脂塞外香；
千古莫怜图画误，几人恩幸老昭阳。
翔云漠漠动离情，一曲琵琶马上行；
自是长门恩幸薄，却令红粉浪传名。

巧相逢月下追环 第三回摇小姻缘店中合卺

诗云：

绣帘不卷春云暮，屏障雪衣娇欲妒；
缘浅休歌陌上桑，小立栏前看红雨。
说向花神低翠鬟，第嫌泪点自斑斑；
三山青鸟何时至，回首啼莺去复还。

原来西湖上景致，与别处不同。别处景致，看了就讨回头。那个西湖，是大郡所在，画船箫鼓，过往的也在这里盘桓，本地的也在这里摇摆。所以不论早晚，佳人才子，聚会的甚多。有一个扬州府，江都县的乡绅姓王，在福建路做学校提举司，任满回来，路经钱塘。本身一只大船，家小又一只大船。因西湖好景，随即换了湖船，暂住几日。他的家小不多，夫人吴氏，单生下一位小姐，年方二八，小字玉环，连年随在任所，还不曾许聘人家。那小姐生得花容月貌，便是月里嫦娥，也让他几分颜色。宋玉云：“增之一分则太长，那高底鞋自然着不得；减之一分则太短，那观音兜自然带不得。着粉则太白，那粉朴儿一年也省了多少钱，施朱则太赤，那胭脂边不消到浙江去买。”真正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若是见他一见，便一千年也想像不了。又兼文才淹博，技艺精工，子史百家，无不贯串，琴棋诗画，各件皆能。他心中最爱的一件乐器，是个琵琶，那是西蜀出的逻迺檀木所制。温润可爱，带着几条淥水蚕丝的弦，终日弹的音调，就

是钧天广乐，也没有这般好。那小姐不惟容貌过人，性情又甚端淑，闺中不轻一笑，对镜亦无可怜。不知那个有缘的，撞着这样一位庄严的小姐。这话休题。

却说赵云客自下船以来，竟到西湖换船。他尽想随风转舵，遇着个俊俏佳人，即不能够窃玉偷香，也还要看个下落。谁想把船一泊，正泊在王乡宦家小船边。那一夜是三月望日，风恬月朗，好一段夜景。云客船上，张起灯来。四边也有吹箫唱曲的，也有击鼓放花炮的，闹了二更有余，也就寂然静了。那钱金两个，先去睡着。云客独到船头，四顾清光，飘飘然如凌云仙子。回头一看，只见旁边大船头上，簇拥一夥妇人，异香袭袭。云客仔细看来，内中一个竟像瑶台上飞下来的。云客心忙意乱，不敢轻易开口，看了一回。那女人见近边船上，立着一个男子窥探，也就进船去了。云客口内不言，整整思量了半夜。

你道船头上是什么人？却就是回场州的玉环小姐。止因他家范谨饬，日间只好在官船中坐。虽则纱窗内可以寓目，外边人却不见他一丝影儿。那一夜月色又好，吹箫击鼓的又去了，正好同夫人侍女在船头上看看景致。不想被那一个有情郎瞧见，正是天生缘分，合着这样凑巧事来。赵云客一夜不睡，巴到天明，即便起身，急急梳洗。走到船头，并没处看见一个妇女。道是昨夜船上，莫非又是屏风上的美人跟来出现？正思想间，看那傍边大船上，贴一条钦差福建路学校提举司大封皮，便知道是一家乡宦的家小。望见船工水手，略略问他几句，方才晓得真实。云客口虽不说，心中思忖道：“我这一段情意，不见也罢，见了如何摆脱？”坐在船中与钱金二位，粗粗讲几句斯文的话，心生一计，一面先打